

公安文学 六十年 作品精选



4 报告文学卷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巨献

公安部宣传局 编

记录时代的多彩华章
铸就忠诚的铁血警魂

群众出版社

I217.01
201110
4

阅 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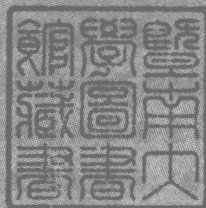


1949 ~ 2009

公安文学 六十年 作品精选

4 报告文学卷

公安部宣传局 编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安文学 60 年作品精选. 4. 报告文学卷 / 公安部宣传
局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14-4555-4

I. 公… II. 公…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
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887 号

公安文学六十年作品精选 4 报告文学卷

编 者: 公安部宣传局
责任编辑: 张 蓉 魏安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 qzchs. com](http://www.qzchs.com)
信 箱: [qzs@ qzchs. com](mailto: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454 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555-4 / I · 1877
定 价: 4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影响，在贯彻实施“文化育警”战略，宣传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构建和谐警营与和谐警民关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60年来，人民公安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广大公安民警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为公安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推动着公安文艺不断蓬勃发展。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认真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辛勤耕耘、开拓创新，推出了一部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许多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些作品以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和激越的豪情，多角度展现人民公安60年的光辉历程，集中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民警察形象，真实反映公安保卫战线火热的斗争实践和丰富多彩的警营生活，大力弘扬人民警察精神和公安队伍的浩然正气，成为了宣传公安工作的媒介，了解公安机关的窗口，沟通人民群众的桥梁，激励广大公安民警的精神力量，推动公安文化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前进动力，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编辑出版《公安文学60年作品精选》，就是要对60年来的优秀公安文艺精品进行检阅汇集，充分展现公安文学和公安文化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为编好这部书，参加编纂的同志历时一年多，通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文学作品，并从中精心挑选出70多篇优秀作品收录入书。全书视角新颖、题材丰富、特色鲜明、风格独特，既有《擒匪记》《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中短篇小说，又有《中国第一位女缉毒队长传奇》《追捕“二王”纪实》等报告文学，还有近期推出的《风雪作证》《震区警察的记忆》等纪实作品。既有老一辈著名作家的经典手笔，又有实力强盛的中年作家的精品力作，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的新锐作品。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宣传人民公安事业的辉煌成就，增进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战斗力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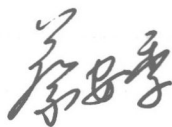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当前，公安工作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人民警察

核心价值观，推进落实“三项建设”（即公安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都对进一步繁荣公安文艺创作，推动公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公安文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公安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支持、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公安文学创作，努力为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创作条件、活跃的创作环境、和谐的创作氛围，推动公安文艺创作和公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热切期望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出色的艺术劳动，创作出更多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鲜明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充分发挥公安文化凝聚警心、陶冶情操、提升素质、促进工作、树立形象的重要作用。诚挚欢迎热爱公安文学创作的社会作家，深入公安基层一线、体验公安民警生活，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的精品佳作，为公安文学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运昌，文运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衷心祝愿公安文艺这朵中国文艺百花园的奇葩绚丽绽放，为英雄辈出的百万民警，为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为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为波澜壮阔的崭新时代，增添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是为序！

公安部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震区警察的记忆·····	1
风雪作证·····	37
生命大营救·····	66
难忘的二十五次会晤·····	117
亚运安全保卫大特写·····	130
追捕“二王”纪实·····	157
中国第一位女缉毒队长传奇·····	182
法制的沉思：周志远现象·····	201
西北祭·····	235
脓 血·····	242
丧钟为自己敲响·····	268
一个老警察的故事·····	292
安全岛·····	300
神秘的脚印·····	305
国宝失窃之后·····	319
屹立在沙头角的勇士·····	331
生命的绝响·····	341
谁能与我同歌·····	354
杀人魔王的末日·····	366
袖珍警探王威·····	412

震区警察的记忆

衣向东

我的自序

没有开篇废话。我想说的就是汶川大地震，电视上少有警察的身影，这些平时跟人民群众形影相伴的“守护神”哪里去了？

我走灾区，用小说家的目光去废墟上追寻警察的足迹。

22个日日夜夜，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我艰难跋涉，几乎走遍四川所有重灾区，经历太多的恐惧，目睹太多的凄惨，心存太多的疑问，流过太多的泪水，到后来一身疲惫，满心伤痛。

现在，媒体的热闹渐渐淡去了，我坐下来写我眼中的灾区。我的故事不太完整，也没有恢弘的气势，因为是用很多人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的，这些从废墟里走出来的人，大脑还有些晕、有些空白处，告诉我的一些数字或许没有官方发布的那么准确，但这并不影响故事的真实性。我写的故事主要是给活着的警察以及他们的亲人看的，写给我一天天长大的女儿和她的同龄人看的。

真正的记忆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

一位北川女孩的梦想

我是6月6日上午10点到达绵阳的。陪同我的人听说我要去北川，就劝我终止采访的脚步，说为了防止疫情，北川已经封锁了，而且唐家山堰塞湖马

上泄洪，洪水必经之路就是北川县城。

我已经从新闻里得知，温家宝总理昨天赶到绵阳，察看了唐家山堰塞湖，作出果断决策，增挖了一个辅助泄洪槽。

从绵阳到北川，安县是必经之路。中午前我赶到安县，迫不及待地要去北川。一位从北川废墟里逃生的人再次劝我说：“你真的不要去，北川完了，北川是一座死城。”他说完，眼窝里就溢出泪水。

我看着他眼里的泪水说：“就算北川只剩下一捧土，我也要去看看。”

我们的车子行驶到安州桥停下来，前面排起了长长的车队。由于桥体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当地交警在桥头实行了交通管制，重型车辆严禁上桥，小车通过的时候，前后也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减少对桥体的压力。

安州桥前面就是安昌镇，也就是安县的老县城。在2001年6月，我因为写电视连续剧《我们的连队》，曾经在安州大道西段的一个小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对县城的地物极其熟悉。大约是2004年，安县才从这里迁移出去的。在这次地震中，距离北川咫尺之遥的安昌镇竟然受损不大，而新迁移的安县新城，倒是伤痕累累。

过了安昌镇，天空开始落雨，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苍凉悲壮，曾经秀丽的群山，露出白花花一片，像开裂的伤口。路边的房屋十有八九已经坍塌，房屋的主人不知去向。在安县和北川交界的洪家湾大桥处，山体严重滑坡，一堆巨石横在路边，显然是后来打通道路的时候堆积起来的，上面立着一块警示牌：崩塌地段，请勿停留。

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擂鼓镇，短短几里路，有十几处立着警示牌。已经松垮的山体在雨天里很容易滑坡，司机每逢警示地段，都要猛踩油门，让车子仓皇而过。

北川县公安局抗震救灾指挥中心设在擂鼓镇。在一顶帐篷内，接待我的宣传科长何天华听明白我的来意，不咸不淡地说：“我们的民警都在岗上，你要采访只能晚上了，不过他们可能不喜欢接受采访。”

我有些语塞，转头去看帐篷外越来越浓的雨雾。擂鼓镇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推土机和吊车的影子，有的在清理废墟，有的在平整土地搭建临时板房。隆隆的机器声穿过雨雾，在擂鼓镇上空回荡。

何天华没有在意我的尴尬，转身走出帐篷。我只好继续看飘飞的雨，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

片刻，何天华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位瘦小的民警，黑黑的脸，一腿泥巴。何天华说：“这是我们副政委，市局派下来的。”

瘦小的民警作了自我介绍。他叫袁坤武，绵阳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5月13日就被派下来增援北川公安局，24日被换回去休息，昨天又随同从市局下来增援的20名民警返回北川，临时挂职北川县公安局副政委。

显然，何天华已经把我到北川的目的跟他说过了，他打量着我说：“你专门采访我们民警？”

我说：“是，采访民警典型。”

他苦笑了一下说：“我们的民警都是典型，也可以说都是英雄。地震后，他们很多人不是没了老婆就是失去了孩子，多少年的家当都被埋在废墟下面，什么都没有了，只穿了一身衣服跑出来。他们连哭泣的时间都没有，只要走得动的，都在抗震救灾，哪里危险就冲到哪里。他们不哭，我的眼泪却为他们流干了。”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也只能拼命工作，想替他们减轻一些负担，就恨自己只生了一双手。我不管多苦多累，也是幸福的，因为我老婆孩子都活得好好的，可他们没有亲人了，没有可以惦念的人了……”

我的心一颤：“民警的亲人伤亡严重吗？”

“严重？是特严重。县局总共144名民警，当场死亡20人，重伤17人住了院，失去配偶的14人，失去儿女的21人，失去父母的20人，老婆孩子双亡的2人，如果把失去兄弟姐妹的也算上，就他妈一网打尽了。你想呀，北川城区也就三四万人，死亡两万多，真是太惨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跟着骂。

大概是我也说了粗话，袁坤武对我竟然有了好感，双方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他开始主动给我介绍地震后的一些情况。

袁坤武13日增援北川后，当时的北川乱成一锅粥，压力最大的就是安县到北川的公路，伤员要从这条路送往绵阳医院，北川县城幸存的人要从这条路逃生，而外面赶来救援的志愿者和所有运送物资的车辆，也是通过这条路进入北川。川北公路成了一条生命线，因此地震后很快就实行了交通管制，凡是与救灾无关的车辆一律不许通过。

一周后，北川县城实行了封锁，除去救援人员外，所有人不准进入城内。5月19日，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北川女人，千里迢迢开车赶回来，想进城内看一看埋在废墟下面的父母，却被袁坤武拦住了。

女人哭着请求说：“你让我进去看父母最后一眼，哪怕是能从废墟上捧一把土回去，我心里也好受一些。”说着，女人要给袁坤武下跪。

袁坤武对她说：“不要，你不要这样，我给你下跪都行，但我不能放你

进去。你活着已经很幸运了，你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能理解你，赶快返回北京，好好生活吧。”

最后，女人只好哭着，面向自己家的方向双腿跪地，给废墟里掩埋的父母磕了三个头。临走时，她从一边的山坡上，捧了一把家乡泥土，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说到这里，自称已经哭干了眼泪的袁坤武，又是满眼的泪水。

这时候，我听到身边的科长何天华正跟唐家山堰塞湖那边的民警通话，叮嘱他们一定要挺住。我急忙请求电话采访堰塞湖那边的民警。

何天华对着手机喊：“你听着，有个作家要采访你。”他把手机递给我说，“简短点儿，那边信号不好，他们上去10多天了，我今天刚联系上，还有一个民警在黄家坝，一直没信息，不知道他的死活，急死我了。”

我接过手机问：“你叫什么？”

何天华提醒我：“他叫郭恒明，刑侦大队长。”

我说：“郭大队长，我知道你们在那里很辛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在那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郭恒明没有犹豫，说：“就是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他们都不愿意上山。这里的老百姓养了五六千头猪，这些猪没办法转移到山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房屋倒塌了都不愿意离开家，说就算是被大水冲跑了，也不上山。有些人上山后，深更半夜一不留神就又跑下山了，山区面积大，小路又很多，寻找起来非常困难。有一位老大爷，已经跑了三次了，每次我背他上山，都要走一个半小时，累死我了。”

放了电话，我发现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这时候，有人送来了盒饭，我们仨人就在帐篷内晚餐。

何天华端起盒饭说：“凑合吃点吧，现在已经不错了，能吃上盒饭了。最初几天，我们就是啃方便面，吃得我满嘴生泡。”

我没多想什么，随口说：“你忙完了这阵子，回家让嫂子好好给你做一顿大餐。”

说完，我发现袁坤武盯着我看，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常识性错误。

袁坤武说：“他老婆还在废墟里埋着，这辈子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了。他父母在乡下，那里现在还不通车，不知道两位老人是死是活呢，我日他妈呀。”

我愣愣地看着何天华，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天华一挥手说：“没的事没的事，吃饭。我是够幸运的了，上帝把女

儿留给我了。”

我说：“女儿多大了？上几年级？”

“11岁，曲山小学五年级。”

“曲山小学？”我从媒体报道中，知道曲山小学有一二百名孩子被夺去了生命。“你女儿怎么跑出来的？”

地震的当天下午，何天华在县委礼堂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表彰会，这个表彰会本来早该搞了，因为一些事情拖到了5月12日。举办方请来了曲山小学文艺表演队表演节目，何天华的女儿就在其中。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好坐在前排，何天华冲上去抱住两个孩子就往外跑，刚跑到外面，就看到礼堂轰然坍塌，他的心一揪，女儿完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女儿的呼喊：

“爸爸，爸爸——”

女儿一下子扑到他怀里，这份幸福来得太突然，他激动地搂住女儿哭了。

何天华说：“这孩子机灵，地震的一瞬间，她反应快，在我之前就跑出去了。可惜的是，曲山小学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都遇难了……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听说北川中学有200多名师生遇难，茅坝初中只有十几个人逃出来，其余全部被掩埋了。最惨的是老城的幼儿园，四层的楼房坍塌后，又被山体滑坡的泥石掩埋了，孩子们被压在最底层。幼儿园老师可能是不想让孩子害怕，在下面组织孩子们唱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相信政府和警察会去救他们的，可是大型机械开不进去，两天后，孩子们的歌声停止了……”

何天华抹了一把泪水，说下去了。

地震后，何天华就在县委大院组织救援埋在办公楼内的干部群众。距离县委大院不到200米的医院，也全部倒塌了，何天华的妻子就在医院上班，他却没顾得上跑过去看一眼。

第二天上午，何天华得到了消息，妻子被掩埋在废墟里了。最初他还满怀希望，祈祷自己的妻子能够像他救出来的那些幸运者一样，逃过这次劫难。但到了第八天，他的希望破灭了，专业救援队伍基本放弃了救援，北川县城被彻底封锁。

一边的袁坤武插嘴说：“北川县城封锁后，原来的机器轰鸣声消失了，四周突然静下来，静得可怕，那天晚上正好下大雨，我第一次感觉很恐惧！”

何天华的女儿后来被安置在“八一帐篷”小学。北川县城封锁后，他买了一些黄纸，带着女儿到了荒郊野外，给妻子烧了。自从地震后，何天华从

来没有看到女儿哭泣，但这一天她哭了。

她说：“爸爸，其实这几天，我每天晚上一个人躲在帐篷里哭，不让你看到，我想妈妈……”

何天华说：“我当时搂住女儿哭了。就在昨天，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爸爸，你梦见我妈妈了吗？我怎么老想梦见她，就是梦不到？我说爸爸这些日子很少睡觉，没时间梦见你妈妈，你晚上好好睡觉，一定会梦见妈妈的。”

泪水从何天华眼窝里流出来，他急忙低头吃饭，大口大口地吃，强忍着往下咽，似乎要用米饭把自己满心的悲伤压下去。

我实在不忍心看了，转过头看帐篷外的雨水。

这两天，给太多的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兄弟们没一个孬种

晚饭后，何天华带我去了一顶大帐篷内，里面有十几位民警，刚吃完饭。何天华说：“北京来了一位作家，要采访你们。”

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外面哗哗的雨声。

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脱了鞋坐到他们地铺上，半躺着说：“这儿有我的地方吧？今晚我就在这里挤挤了。”

一位民警正在看儿子的照片。何天华忙凑上去说：“你儿子的？我看看。”

他只翻了几页就突然把相册摔在被子上说：“我老婆有好几本相册，连一本也没抢出来！”

他仰头躺在地铺上，枕着双手看帐篷顶，也不说话了。帐篷内静得有些压抑。

最后，何天华站起来对拿相册的民警说：“李宁，你跟作家摆摆。我回去了，你们别都哑巴着，说话！”

何天华走出帐篷后，我从李宁手里拿过相册翻看着说：“你儿子，好可爱。”

李宁叹息一声：“死了。父亲母亲都死了。”

我把一只手搭在他后背上，使劲儿摁了摁。他大概感觉到了我的善意和安慰，觉得不说点什么就对不住我，于是就说：“很多记者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地震那天我在医院救人，有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追着我拍摄，我气愤

地说，请你闪开，别影响我救人。不过我看你这人扎实得很，我就跟你摆几句。”

李宁的父亲是医生，全家住在医院宿舍楼。地震的当天中午，李宁2点08分离家。出门的时候，3岁半的儿子在卧室睡觉，他过去亲了亲儿子的屁股，哥哥在客厅沙发上睡觉，父亲在屋里睡觉，母亲在厨房忙碌，他担心关门惊醒了哥哥，就把房门虚掩上。

李宁走到了大街上，遇到了同事罗志勇，两个人刚走了几步，就感觉脚下晃动，接着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周围的楼房像一个个喝醉酒的醉汉，摇晃着倒下去。就在他们意识到地震的时候，两个人竟然被抛起来摔在地上，李宁的一只胳膊骨折。他和罗志勇搂在一起蹲在地上，看着四周山崩地裂的景象，脑子里一片空白。

“地下就像有一条大蟒蛇在拱动，我眼见马路被拱起来，天空被尘土遮盖了，三五步外什么也看不到。”李宁说。

大地慢慢平静下来，尘烟渐渐淡去，李宁和罗志勇站起身，眼前的北川城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一切的景物全变了，尤其是老城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李宁从地上站起来后，第一反应并不是跑回家抢救父母和儿子，而是想尽快赶回单位。此时余震不断，到处是呼喊的声音。大街上满是滚落的石头，有些石头比一间房子还大，短短的一条大街上，被石头砸死了上百人，砸得像烂西瓜，到处是残肢断臂，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边走边救人，招呼群众朝北川大酒店转移，那里地势开阔，相对安全一些。

北川大酒店也坍塌了，生还者不足百人，一些死里逃生的人都聚集在大酒店门前。李宁和罗志勇在人群中看到了交警大队的大队长何斌和民警赵忠华，就像找到组织一样跑过去。何斌告诉他们，县委县政府的楼房都塌了，跟谁都联系不上，赶快组织群众朝城外转移，城内太危险了。

李宁和几位民警一边在废墟展开救援，一边组织群众转移。他们救出30多名重伤员，并把500多名群众转移到了县城外的任家坪收费站。这里地势平缓开阔，再往前走就是擂鼓镇了。他们把群众安置好后，听说北川中学垮塌了，立即赶到北川中学救人。

当晚大雨滂沱，救援工作不得不停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李宁就赶到县城医院的废墟上救人。医院的家属区距离这里只有200米，他偶尔朝那边张望一眼，惦记着那里的儿子和父母。

县医院有七八栋楼房全被山体滑坡的泥石掩埋了，李宁的妻子母权荣也

在其中。母权荣当时在三楼，地震发生时，她立即组织病人下楼，自己还没来得及跑，楼房坍塌了，她从三楼掉到了一楼，被厚重的楼板压在下面。好在楼板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空间，她幸存下来了。同时压在下面的还有两名医生。

李宁边救人边呼喊妻子的名字，母权荣竟然在楼板下面听到了，答应了。李宁当时欣喜万分，趴在楼板缝隙处跟妻子对话。

母权荣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儿子，问李宁：“儿子好吗？”

尽管李宁还不知道儿子的死活，却大声对她说：“儿子没事，你要挺住，我找人救你们。”

由于没有大型机械，沉重的楼板无法撬开。此时有两支专业救援队伍已经开进北川，李宁跑过去向他们求援。遗憾的是这两支队伍都称自己没接到命令，在原地休息而不肯参与救援。

后来，李宁是在几个民兵的协助下，费力撬开一块块厚重的水泥板，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救出了里面的3名幸存者。也就在这时候，李宁得知他的儿子和父母全部遇难了。

母权荣头部受伤，被送往绵阳某医院治疗时，按规定灾区的伤员是不能收费的，但该医院却收了她1000元，然后给她的头部缝了十多针，连麻药针都没有打。母权荣眼里冒着泪水，问医生为什么不打麻药，医生说麻药用完了，你就忍着吧。

李宁讲述到这里，气愤地说：“那些人的良心让狗吃了！”

帐篷外的雨越下越大，帐篷内的气氛热烈起来，那些开始不愿意说话的民警，也都你一句我一句插嘴说话了。

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兄弟”的故事。

北川县公安局有位民警叫李平，地震的时候被掩埋在废墟下面，自己挣扎着爬出来时，感觉臀部和腰部剧烈疼痛。就在这时候，他听到阵阵哭喊声，循着声音望去，发现不远处的曲山小学全部倒塌了，于是忍着疼痛跌跌撞撞赶过去。

此时，北川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谭佳敏，已经组织了全县第一支抢险救灾队，正在疏散幸存师生和抢救废墟中的受困人员。李平二话没说就加入了抢险救灾的队伍。没有专业救援工具，李平就用手刨、用脚蹬、用肩扛，跟大家一起将20多名受困学生从废墟中抢救出来。

夜幕来临，救援工作停下来，孩子们的父母却不肯离去，废墟前一片哭喊声。为了不让救出的人员受到余震的威胁，在局长谭佳敏的安排下，李平

和其他民警一趟又一趟地转移伤员。

14日下午，李平在废墟中继续寻找幸存者的时候，妻子何云芳突然扑进他的怀中。他愣了一下，没想到妻子还活着，刚要为幸存的妻子庆幸时，妻子却声嘶力竭地哭喊：“我的孩子——”

李平的儿子年仅6岁，地震发生时在县幼儿园，跟其他孩子一样全部被掩埋在废墟下面了。李平得知儿子遇难后，跟妻子抱头哭成一团。哭完后，他擦了一把泪水，将妻子从怀中扶起，又替妻子擦干眼泪。

他说：“老婆挺住，我们年轻，一切还可以从头再来。”

李平离开妻子，强忍腰部的疼痛，心里默念着儿子的名字，又冲进了废墟中。他不知道疲倦是什么滋味了，几天几夜熬下来，身子一下子垮了。

6月2日，连续战斗了20天的李平，再也支撑不住了，跌倒在帐篷里。

李平被快速送到了附近的沈阳军区驻灾区野战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第一、二腰椎已经是压缩性骨折。局领导立即派车送他去了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说他的伤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期，只能留下终身遗憾了。

坐在我身边的刑警王海川说：“我给你说一个人，你要是有机会可以采访，他叫王明，北川一位普通百姓。地震那天，他一直跟随在我身后，跟我一起在废墟上救人，双手磨烂了也不肯休息一会儿，特别让我感动。”

我问他：“你当时在哪里救人？”

他说：“我们家在老县城财政局那里，我刚开车要去上班，就地震了。眼看面前的医院倒塌了，来不及回家看看，急忙跑到医院倒塌的废墟上救人。我和医院副院长，还有医院的一位司机，加上我刚说的王明，组成了一个救人小分队，从废墟中救出13位伤员。”

后来我才知道，北川县城的废墟里，也掩埋着王海川的母亲。大地震后他一直没有回家，在废墟上组织群众救人。他们是把13名重伤员一个个背在肩上，从后山爬出去的，他的膝盖都磨烂了。

有一位女人趴在王海川身上，轻轻对他说：“警察兄弟，谢谢你啦，放下我吧，我不行了，去救别人吧。”

王海川鼓励她说：“挺住，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刚说完，王海川就感觉后背一阵湿热，原来女人大小便失禁了，紧接着她的身体就软了。王海川把她放在地上，看着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王海川叹息一声，从路边揪了几把青草覆盖在她身上，撒腿就向后跑。后面还有很多等待救援的生命。

途中，王海川遇到一位只有八九岁的小女孩，走得很吃力。他问女孩：

“小妹妹，怎么就你一个人？”

女孩说：“叔叔，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我的腿很疼。”

说着，她捋起左腿裤管给王海川看。她的腿上有几道划破的口子，但并不严重。王海川问她另一条腿受伤了没有，她摇摇头说：“右腿没事。”

王海川伸手捋起她的右腿裤子，一下子惊呆了，女孩的右腿已经骨折，白花花的骨头茬子露在外面。其实女孩子已经被疼痛麻木了，她竟然感觉不出哪儿最疼了。

他急忙给女孩放下裤子，担心女孩子发现后产生恐惧，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气。他说：“小妹妹，你没事，你很坚强，相信你一定能够走出去！”

我说：“你们救人的时候，没把一些感人的场面拍下来？”

王海川瞪眼看我：“那时候谁还顾得上拍照？那么多人躺在你脚下哭泣呼救，你还能拍照？有那工夫，能多救一条人命！那时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关系一个人的生死，那时候要是举着照相机拍摄，老百姓肯定拿砖头拍死你！不但我没有拍摄照片，你问问他们，哪一个拍过照片？”

不知不觉已经11点多了，我知道他们难得有休息时间，明天还有很多事情等待他们去做，我不能再打扰他们了。

活着的北川

雨整整下了一夜。吃过早饭，我决定去已经封锁的北川县城走一趟。看我主意已定，何天华科长也不多劝了，给我找来一身防疫服说：“我陪你去吧。我其实很不愿意再回去多看一眼。”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妻子还在废墟中掩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又要勾起他伤心的回忆。

从擂鼓镇开车到北川县城，也就十分钟的路程，路两边到处是军车警车和重型机械，还有整片的迷彩帐篷。山体滑坡越来越严重，一块又一块巨石卧在路边，可以想见地震的时候，它们从高山上滚落下来的气势。这些石头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

车到北川中学，我让何天华停一下。北川中学距离县城设卡的地方还有几百米，外面有一条长胡同。废墟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些水果，是祭奠遇难学生的。何天华说，现在废墟已不是最初的样子了，大型机械在实施救援的过程中，将原来倒塌的楼房彻底摧毁了，因此现在的废墟平整多了。

他指着一堆结结实实的楼板说：“那下面还有很多没有挖出来的孩子。”

离开北川中学，车子行驶到封锁县城的哨卡处，民警徐根发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徐根发是绵阳市局派下来增援北川的民警，有媒体称他为“北川县城最后的守望者”。他到达北川后，一直负责县城的治安巡逻，护送一批又一批人从县城安全转移出来，最后北川县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仍旧负责巡逻。山体滑坡和疫情的危险，没有让他停止过脚步。

我们换乘了徐根发的白色越野车。由于地层断裂，进入北川城的入口处，有一个很大的沟坎，路面断裂处的高低差有一米多高。路当中是一堆堆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有的比帐篷还大。整个北川县城，能够站立的楼房屈指可数，即使站立在那里，也是破烂不堪了。尤其是老北川城，几乎全被山体滑坡的泥石掩埋了，茅坝初中的废墟上，只有一面红旗在飘扬。

北川原来的四五条主要干道全部被废墟掩埋，徐根发开着警车巡逻，走的是震后勉强清理出来的一条道路。通往老县城的路已经被铁丝网封闭了。

尽管孤身入城，但徐根发不是孤独的。北川县城对面的半山腰上，设立了治安观测哨，坚守在那里的民警，通过望远镜和对讲机，及时将县城里的异常情况通知徐根发。城中的巡逻与山上的守望，构成了一道守望北川城的立体安全防线。

徐根发最初领受的任务其实并不是独自驾车进城巡逻。5月20日，北川废墟被确认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为了防止灾区疫情，北川县城开始封城。绵阳市公安局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在进北川县城的道路上设立治安卡点，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但是，仍旧有少数群众绕过公路卡点，涉险从山间小路进入县城搬运物品，寻找废墟中掩埋的亲人。据说还有一些打着寻找亲人幌子的偷盗者，从山上的小路潜入城内，在废墟中寻找财物。他们不但有被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掩埋的可能，而且极容易将病菌带出来。

于是，绵阳公安局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组建了多个民警小分队，开始在北川城区巡逻，劝说逗留群众离开。

5月21日，封城第二天，民警发现北川县城西北侧的唐家山堰塞湖一侧，山体不停地渗水，使泄洪抢险变数陡增。如果山体渗水继续扩大或再有较强余震，本是河床的松动山体，在湖水的巨大压力下崩塌了，湖水将不会再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泄洪通道排泄，而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先淹没北川县城，然后涌向下游，后果不堪设想。观测山体渗水险情并随时报告，从此成了警方守望北川的重大内容之一。